





第一一九七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吳文正集
附錄

元吳澄撰
吳當編
.....一

卷一 文士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正集卷一

御史_臣邱文煊覆勘

武英殿纂修侍讀學士吳敬

欽定四庫全書

吳文正集

提要

_臣等謹按吳文正集一百卷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是集為其孫當所編永樂丙戌其五世孫燿所重刊後有燿跋曰文言集一百卷私錄二卷皆大父縣尹公手所編類刊行於世不幸刻板俱燬於兵火舊本散落雖獲存者間亦殘缺迨永樂甲申始克取家藏舊刻本重書諸梓篇類卷次悉仍其舊不敢更改惟卷首增八年譜神道碑行狀國史傳以冠之但舊所缺簡遺求不得完本今故止將殘缺篇題列於各卷之末以俟補續云云則此本乃殘缺之餘非初刻之舊矣然檢其卷尾缺目惟十七卷徐君順詩序一篇五十四卷題趙天放桃源卷後一篇五十七卷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題約說後一篇又三十七卷濟南王先生祠堂記未註此下有缺文而已所佚尚不多也初許衡之卒詔歐陽元作神道碑及澄之卒又詔揭傒斯撰神道碑首稱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許衡南有吳澄所以恢宏至道潤色鴻業有以知斯文未喪景運方興云云當時並以二人為南北學者之宗然衡之學主於篤寔以化人澄之學主於著作以立教故世傳魯齋遺書僅寥寥數卷而澄於注解諸經以外訂正張子邵子書旁及老子莊子太元樂律八陣圖葬經之類皆有撰論而文集尚裒然盈百卷衡之文明白朴質達意而止澄則詞華典雅往往斐然可觀據其文章論之澄其尤彬彬乎吳當所編過於求備片言隻字無不收拾有不必存而存者未免病於稍濫然此亦南宋以來鉤次遺集之通弊亦不

能獨為當責矣乾隆五十四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輝

欽定四庫全書

吳文正集卷一

雜著

四經叙錄

元 吳澄 撰

易伏羲之易昔在皇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諸伏羲之圖而其取用蓋各不同焉三易

欽定四庫全書

吳文正集卷一

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伏羲之圖鮮或傳授而淪沒於方伎家雖其說具見於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於是人乃知有伏羲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今於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于經端以為伏羲之易而後以三易斷之蓋欲使夫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

連山夏之易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

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或曰神農作連山夏因之以其首艮故曰連山今亡歸藏商之易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馬說者以坤乾為歸藏或曰黃帝作歸藏商因之以其首坤故曰歸藏今亡

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象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夫子作春秋書周易以占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蓋經二傳十也自魏晉諸儒分彖象文

欽定四庫全書

吳文正集卷一

言八經而易非古註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于今宋東萊先生呂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字闕衍謬誤未悉正也故今重加修訂視舊本頗為精善雖於大義不能有所損益而於羽翼遺經亦不為無小補云

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生故為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于齊魯之間孝

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違掌故晁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晁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間闕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為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時有豫章內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為孔氏壁中古文鄭冲授之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賾賾遂奏上其書今考傳記所引古書在二十五篇之內者鄭玄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為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舊以為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晚出之書別見于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書有今古文文之異何哉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

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真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偽作舜典汨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同命二十四篇目為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偽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即張霸偽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偽古文雖在兩辭義無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註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此張霸偽書遂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為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為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為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為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壁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

復能辨竊書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真其為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永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畧無脫誤文勢畧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氏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為一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古文正集

五

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篇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拙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為名耳又曰孔傳并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爾雅也大以吳氏及朱子所疑者如此顧澄何敢贊斯疑而斷斷不敢

信此二十五篇之為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為卷裏以別於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為一以實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澄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

詩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為貴故樂有歌歌有辭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采以入樂而被之絃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古文正集

五

廟之樂歌曰頌於燕饗為用之於會朝為用之於享祀為用之因是樂之施於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為是辭也然則風國詩而為樂雅頌因樂而為詩詩之先後於樂不同其為歌辭一也經遭秦火樂亡而詩存漢儒以義說詩既不知詩之為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詩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益之鄭氏謂序自為一編毛公分

以真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為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真諸篇之首也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者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去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一洗千載之謬澄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為之強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為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為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亂乎詩之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為序說所惑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間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變雅之中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既無從考據不敢輒為之紛更至若變風雖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為樂作其與風雅合編蓋因類附載云爾商頌商時詩也七月夏

時詩也皆異代之辭故虞頌詩風詩之末魯頌乃其臣作為樂歌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係之頌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樂歌而作不得謂之雅故附之幽風焉

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有不同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四經於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具澄竊謂三傳得夫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揭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辭況人名地名之殊或由語音字畫之舛此類一從左氏是也然有考之於義的然見左氏為失而公穀為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於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尚望其能有得於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護闕不合不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巨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

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為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予奪未能悉當間嘗再為審訂以成其美其間不繫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子意專以左氏為主僕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迹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呼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甚欲因咬趙陸氏遺說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至隨文生義以侮聖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九

顧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為正其史之文如此若聖人所取之義則俟同志者共講焉

三禮叙錄

儀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勝大戴小戴及劉氏別錄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序惟別錄為優故鄭氏用之今行於世禮經殘闕之餘獨此十七篇為完書以唐韓文公尚苦難讀況其下者自宋王

文公行新經義廢然此經學者亦罕傳習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緒正晚年欲成其書於此至惓惓也經傳通解乃其編類草索將俟喪祭禮畢而筆削焉無祿弗逮遂為萬世之闕典澄每伏讀而為之惋惜竊謂樂經既亡經僅存五易之象傳象傳本為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共為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八卦之中詩書之序本自為一編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冠各篇之首春秋三經三傳初皆別行公穀配經其來已久最後註左氏者又分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夫傳文序文與經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經且於文義多所梗礙歷千數百年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正也至東萊呂氏於易始因晁氏本定為經二篇傳十篇朱子於詩書各除篇端小序合而為一以真經後春秋一經雖未暇詳校而亦剔出左氏經文併以刊之臨漳於是易書詩春秋悉復夫子之舊五經之中其未為詩儒所亂者惟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十

禮經然三百三千不存益十之八九矣朱子補具遺闕則編類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為綱而各顯其下脫橐之後必將有所科別決不但如今橐本而已若執橐本為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記補記補傳分隸於其左也與象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乎否也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補篇錯處於其間也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以異乎否也夫以易書詩春秋之四經既幸而正而儀禮之一經又不幸而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遺經者哉徒知尊信草創之書而不能探索未盡之意亦豈朱子之所望於後學者哉嗚呼由朱子而求至於今將百年然而無有乎爾澄之至愚不肯猶幸得以私淑於其書實受罔極之恩善繼者卒其未卒之志善述者成其未成之事抑亦職分之所當然也是以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第叙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于篇終其十七篇次第並如鄭氏本更不問以他篇庶十七篇正經不至離經二

載之記中有經篇者雖之為遠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與劉氏所補合之而為傳正經居首遠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為三凡周公之典其未墜於地者蓋畧包舉而無遺造化之運不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壞有說禮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百世可知也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下學而上達多學而一貫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俾吾朱子之學未流不至為漢儒學者事也澄也不敢自棄同志其尚教勗之哉儀禮遺經八篇澄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恭王據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卿所引逸中需禮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五集

七

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註奔喪也中雷也禘于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遠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遠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爲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於記故特纂爲遠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雷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僅見於註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儀禮傳十篇澄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五集

七

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爲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第爲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爲更定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雖然無倫釐之爲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共爲傳十篇云

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于禮家後人名之曰周禮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于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臧于祕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于錄畧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受業於杜漢末馬融傳之鄭玄玄所註今行於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文公又爲新義朱子嘗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

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為排軋
訾毀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今仍存其目
而考工記別為一卷附之經後云

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
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
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
鄭氏從而為之註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
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文

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
出于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勦
取殘編斷簡會粹成篇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
無章唐魏鄭公為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
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先生呂氏商訂三禮篇
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
者仍別為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為幸其大
綱見於文集猶可考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

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刪本篇
之文而補以他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其本篇之中
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指
標識于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
子朱子既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為四書固不容
復廁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為禮之正經亦不可以雜
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
釋儀禮別輯為傳以附經後矣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文

禮者九曲禮少儀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深衣附焉月
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
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
六篇記喪而大傳問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
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
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
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問居一類坊記表記緇
衣一類儒行自為一類學記樂記具文雅馴非諸篇比

則以為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載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為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於後之人與用敢竊取其意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為精密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或者具有取乎非但為戴氏之忠臣而已也

大戴記三十四篇澄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為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六十一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七

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未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稱此記多為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為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蓋彼其骨華而此其查滓耳然尚或間存精語不可棄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還廟諸侯饗廟四篇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入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

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雖錄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傳等書相出入非專為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其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悞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尚俟好古博學之君子云

孝經叙錄

孝經漢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為異隋經籍志孝經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孔安國為傳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而安國之本亡於梁至隋秘書監王邵訪得孔傳河間劉炫因序其得喪講于人聞漸聞朝廷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邢昺正義曰古文孝經曠代亡遠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得本送與著作郎王邵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炫遂以庶人章分為

二曾子散問章分為三又多閨門一章凡二十二章因
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唐開元七年國子博士司馬貞
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
校古文定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出孔壁未之行
遂亡其本近儒輒穿鑿更改偽作閨門一章文句凡鄙
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別為一章以應二十二
之數朱子曰舊見衛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
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為信而考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五

九

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
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瑞明亦以為此書多出後人傳會
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密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
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又曰孝經獨篇首
六七章為本經其後乃傳文皆齊魯間儒纂取左氏諸
書之語為之傳者又頗失其次第澄曰夫子遺言惟大
學論語中庸孟子所述醇而不雜此外傳記諸書所載
真偽混淆殆難盡信孝經亦其一也竊詳孝經之為書

肇自孔曾一時間答之語今文出於漢初謂魯氏門
人記錄之舊已不可知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
中得古文孝經以為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
始以上獻劉向向衛宏蓋嘗手校魏母已後其書亡失世
所通行惟今文孝經十八章而已隋時有稱得古文孝
經者其間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而文勢曾
不若今文之從順以許慎說文所引及桓譚新論所言
考證又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之古文也宋大儒司馬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五

三

公酷尊信之朱子刊說亦擬古文未能識其何意今觀
邢氏疏說則古文之為偽審矣又觀朱子所論則雖今
文亦不無可疑者焉疑其所可疑信其所可信去其所
當去存其所當存朱子意也故今特因朱子刊誤以今
文古文校具同異定為此本以俟後之君子云

中庸綱領

程子謂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蓋當思
之以首章而論之始言一理者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是

也中散為萬事者修道之教以至戒慎恐懼慎獨與夫發而中節致中和是也未復合為一理者天地位萬物育是也以一篇而論之始言一理者首章明道之源流是也中散為萬事者自第二章以下說中庸之德知仁勇之事歷代聖賢之跡及達道五達德三天下國家有九經鬼神祭祀之事與夫誠明明誠大德小德是也未復合為一理者末章無言不顯以至篤恭而歸乎無聲無臭是也今又分作七節觀之第一節首章言性道教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五

是一篇之綱領也繼而致中和是性知是道戒慎恐懼是教也第二節二章以下總十章論中庸之德在乎能明能行能擇能守明其所謂道所謂教也二章說君子小人之中庸三章說民鮮能中庸四章說道不行不明五章說道不行由不真知六章說舜之大知能取諸人七章說能知不能守由不明八章說回之真知能擇能守九章說能知仁勇之事而不能中庸十章說子路問強以進其勇十一章言索隱行怪半塗而廢唯聖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五

能中庸第三節十二章以下總八章論道之費隱有體用小大申明所謂道與教也十二章言道費而隱語大語小此說費隱由小至大也十三章言道不遠人十四章言言素其位而行十五章言道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以上三章論費之小者也十六章言鬼神為德之盛此說費隱由大包小也十七章言舜其大孝十八章言無憂者文王十九章武王周公達孝以上三章論費之大者也第四節二十章以下總四章論治國家之道在人以行其教也二十章說哀公問政在人又當知天二十章說達道五達德三以修身二十二章言天下國家有九經以治國平天下二十三章說事豫則立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明知仁之事第五節二十四章以下總六章論明誠則聖人與天為一也二十四章言誠則明明則誠二十五章言至誠能盡性致曲能有誠二十六章言至誠可以前知二十七章言誠自成道自道故至誠無息二十八章言天地之道為物不貳生物不